

## 從美國後現代舞脈絡談露仙達·查爾特斯的極簡主義舞蹈

文／張懿文（台灣舞評人、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文化與表演博士候選人）

我們這一代舞者奮鬥的目標是：傳達「舞蹈」本身（in and of itself）就是一個很美的事，它可以就是形式本身，如同一個純粹抽象的形式，而同時仍能代表一個在空間中移動的經驗，一個人類的身體經驗。

——露仙達·查爾特斯（Lucinda Childs）

如果說現代舞的精神，是在反抗芭蕾舞中「不自然、不自由」的身體，從鄧肯（Isadora Duncan）起始，到瑪莎·葛蘭姆（Martha Graham）這代的現代舞者，已經在二戰後建立起了龐大的美國現代舞王國，然而，當注重希臘神話、心理分析的表現手法成為現代舞政治正確的美學時，新一代的編舞者，又再一次地推翻了現代舞所建立的典範。這群被歸類為美國後現代舞蹈的編舞者想知道，當舞蹈抽離了故事性的敘事內容、豐沛情感的戲劇性之後，舞蹈的抽象形式本身，是否就可以是一種純粹藝術？

時間必須拉回風起雲湧的六〇年代，當時受到新音樂、視覺藝術、電影等藝術型態的影響，如「偶發藝術」（Happenings）、「事件」（Events）和新達達主義運動等刺激。

1952 年在美國北卡羅萊納州的黑山學院（Black Mountain College），前衛作曲家約翰·凱吉（John Cage）策劃了一場即興表演，參與者包含了視覺藝術家羅勃·羅森柏格（Robert Rauschenberg）與後現代舞蹈大師摩斯·康寧漢（Merce Cunningham）等，開啓了後現代舞蹈實驗的先鋒。身為葛蘭姆學生的康寧漢，特別反對葛蘭姆敘事的編舞手法，相反地，他編作的舞蹈抽象而純粹、沒有故事情節，任何日常動作皆可成為舞蹈，甚至透過機率來決定排舞順序，舞台上以多焦點、多方位的空間觀來進行著演出，而這些概念啓發了許多美國後現代舞蹈創作者。

七〇年代初期，一群紐約市的舞者開始了後現代舞最重要的舞蹈運動——傑德森教堂（Judson Church Theatre）舞蹈實驗：這些向凱吉的學生鄧恩（Robert Dunn）修習編舞的藝術家，如伊凡·瑞娜（Yvonne Rainer）、史蒂夫·派克斯頓（Steve Paxton）、露仙達·德爾特斯（Lucinda Childs）、翠莎·布朗（Trisha Brown）、梅爾蒂斯·孟克（Meredith Monk）等人，因為其作品無法在當時主流的舞蹈比賽中入選，於是便相約在傑德森教堂發表實驗創作，一天就有無數場演出，這些演出重視的是過程，結果並不重要。他們受到康寧漢結構編舞方式的刺激，同時也受到西岸編舞家安娜·哈布林（Anna Halprin）及西蒙·佛堤（Simone Forti）的影響，想要革現代舞的命，重新定義舞蹈。

瑞娜首先提出了「後現代舞蹈」這個名詞，她在 1965 年發表了著名的舞蹈宣言（No Manifesto），認為後現代舞「反對奇觀、反對炫技、反對變形、戲法與偽裝、反對舞星形象魅力、反對英雄與反英雄形象、反對牽涉表演者或觀賞者、反對風格、反對陣營、反對表演者對觀眾的引誘、反對動人與感動」，可謂對現代舞敲

響了一記警鐘。然而，傑德森教堂的舞蹈實驗只進行了短短兩年，之後這些藝術家們便各分東西，在世界各地宣揚他們的理念，對當代舞蹈界帶來深遠的影響。查爾特斯是傑德森教堂舞蹈運動參與者，也是康寧漢的學生，在離開傑德森教堂之後，她成立了自己的舞團，並在 1976 年和劇場大師羅伯·威爾森(Robert Wilson)與極簡主義音樂家飛利浦·格拉斯(Philip Glass)共同創作了當代劇場界著名的作品《沙灘上的愛因斯坦》(Einstein on the Beach)。查爾特斯的極簡主義藝術觀，與極限音樂家凱吉和格拉斯類似，將基本元素重疊，避免加入個人感情或戲劇張力，她的編舞動作就是內容理念，結構清晰、有如雕塑般精確而抽象，視覺上既簡單又複雜，對舞者的肢體和大腦記憶而言都是極大挑戰。

1979 年，查爾特斯再次和格拉斯合作了極簡主義風格的經典舞蹈作品《舞蹈》(Dance)，在此作品中，觀眾可以看到舞者透過精心巧妙的計算，在舞台上重複跳躍著、傾斜、前進、轉圈，優雅地對應著節奏的張力，而舞蹈本身也奇妙地加深格拉斯音樂的視覺性，觀眾幾乎可以看到女高音狂喜的聲音，抑或是音符落下的聲音閃耀在眼前，而由視覺藝術家萊維特(Sol LeWitt)所錄影投射在舞台後方的舞蹈錄像，恰似與前台現場舞動的舞者互動，有時更甚至讓舞台仿若平行宇宙般倍增出不同的複雜舞蹈圖像，混淆了觀眾對空間和時間的感知。

查爾特斯認為「極簡主義是，所有的事情都回到了最初始的狀態，所有的事情都可以被精簡到最簡單。」她的作品展現了想像中的定位、重複和增減的語法，創造出一種純粹舞蹈的魅力，將觀眾在燈光、空間和音樂的包圍下，專注於舞蹈抽象形式的美感，而這樣的美感，也可以在當代比利時著名編舞家姬爾美可(Anne Teresa de Keersmaeker)九零年代的早期作品中看見端倪，足見查爾特斯對當代舞蹈的影響力。